

文学史料研究·朱洪涛主持

感觉·心意·方法

1999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登载了罗志田书评文章《“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书评对象是《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书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概言之，《天朝的崩溃》一书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这是任何一本要想放得长久的史学著作必须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该书已具备成为一本在21世纪持续存放相当长时期的史学精品的基础。作者有返其旧心的初衷，若能做到“不思近世”，即尽量缩减当代史成分（包括某些纯粹“移情”式的推论），在分析诠释层面进行适当程度的修订，当可更上一层楼。掩卷之后，我有理由大胆断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①

罗先生的评论没有使用最高级别的形容词，但平允的言辞背后已经难掩对此书的钦佩之情。于是我花了四天工夫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完了。我在该书第五章结尾处发现了如下文字：

当我抄完吕贤基、刘韵珂两份奏折后，坐在档案馆宽敞的阅档室里，怔怔地望着这两份文件。我揣度着鄂云和那些不知姓名的雇勇的心思，思索着吏治与国运的关系，种种联想不可遏制，连绵而至。天黑了，灯亮了，人们纷纷离去。我才发现已坐了很久，很久，也想了许多，许多……^②

很庆幸在严肃的学术著作里编辑并未轻易将如此的话删除。这样的语句作者愿意保留在于长期阅读材料过程中，对研治的历史产生了深深的体己感。我之所以引用乃在于说明学术著作正是有“我”之作，是作者精神丝缕的延长，是作者的心营意造。如果以《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为参考标准，我发现当下至少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或著作读不下去，因其发现不了作者的感觉与心意。于是出现了在有些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那就是书越来越厚，可读性越来越差，启发性越来越低。应该说，学术规范和语言个性肯定不互斥，讲究规范不是一定斫伤个性。民国以来的大学者们文字个性都相当鲜明。梁启超笔端含情，胡适清澈流畅，顾颉刚朴茂有力。我想讨论二者关系的起点在于选题，如果那个选题是喜欢的有意义的可以研究的，作为写文章的“我”，怎可能不倾注感情，只是说如何表露情感要有一定技巧，不是瞎抒情滥抒情硬抒情。规范的意义在于告

① 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第39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诉你两只脚要踩在路上,不要把两边的农田给破坏了,但那或深或浅的脚印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而现在规范是很规整了,“我”则空虚。写书的人可能忘记了还有读者这回事,书往往是自我回收,不作超拔之想。本期三篇文章都是有“我”之文。彭林祥老师《文化苦旅》文本变迁研究、咸立强老师泰东图书局门市店图文考释应该说是张均老师所提倡方法的具体实践。三文文字熨帖,读来有趣趣有收获。

好的文章都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是作者心气最直观呈现,是真是假,是认真是敷衍都在文字里见端倪。记得曾经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发现作者在某些问题论述完毕之后有“呵呵”一词,这个今天朋友圈聊天的常用词语在陈寅恪那里出现往往是自我陶醉之意。我才明白陈寅恪作此书原不过是自家的精神愉悦。文章能否传之久远,牵连因素很复杂,但基本点得有“我”,有超拔之识。当人吃饱穿暖之后,就应该把研究学问这件事好好思谋,想想文字如何能站得久远些。往昔阅读顾颉刚一封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他想做“学阀”,据顾颉刚解释,“学阀”之意不是为己,乃为公。在他脑中,“学阀”乃一褒义词,他不想做盘踞地盘、拉帮结派、蝇营狗苟、无学无术的假学阀,而是做有学问有实力愿意帮人的真学阀。在他看来,学阀,学阀,要先有学而后可阀,二者须若合符节才行。“人是有政治欲的,当然想做领袖,研究学问的人如果没有作领袖的野心,那个人是没出息的,他决不会有独特的成绩。但他如果单有作领袖的野心,而不肯切切实实作苦工,那是更没出息,因为他从此只会奔走联络,抢地盘,包而不办,排挤人才,陷害青年,做人群的蠹贼了。”^①在学问研究上,顾颉刚是有大气象的人。

张均老师的《张爱玲十五讲》我十分认真读了一遍,纠正了我不少似是而非的观点,增长了不少见识。但一瞬间打动我的是他《序词》中的一句话。《半生缘》有一段描写:“这两天月亮升得很晚。到了后半夜,月光濛濛的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鸡声四起,简直不像一个大都市里,而像一个村落。睡在床上听着,有一种荒寒之感。”^②作者接着“荒寒”说自己某年返乡途经武汉大学夜宿山下一房间久久不能成眠,他说人若是系念之物丧失了,大约会有类同张爱玲所写与世脱离浮生若寄的荒凉感,“这使我对她深感亲切”^③。我大约明白了,作者研究张爱玲是在用自己的感觉与心意贴近她的文字,显露了认真的诚意与功力。我从来不泛滥式地吹捧一个人,但若觉得他有真心与实意,我会油然而生佩服之心。本刊店小人少,张均老师发来约18000字的文章,或许是我们一寸一寸的心意打动了他吧。

作家写作是一“情”字,学术研究仍然有一“情”字。情不可少才能情有独钟。我想这多少是张均老师“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应含之意。锚定了这样的起点,才可更有效谈“双史”意识、材料功夫、“小题大做”的方法。感觉与心意有了,再添上合适的方法,想必能成佳酿。张均老师文章意思甚多,此一小文只就最有感触之点引申而谈,详细内容还请读者阅读原文。

①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 顾颉刚书信集》卷三,第22-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② 张爱玲:《半生缘》,第18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③ 张均:《序词》,《张爱玲十五讲》(修订本),第VI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